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七三回 慰離悰傾心結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紅裙

且說華德生見了賽金花，心上分外高興，緊緊的握著賽金花手，對他說道：「我們一別數年，不意又在此間相遇。且喜你丰姿不改，顏色依然。我們兩個人的這番相見，雖然不是天緣湊合，卻也全虧了你們中國的那班團匪鬧出事來，我們兩個人方才得有這般歡聚。論起來，還是這班團匪的功勞。」說著，不覺拈著鬍子哈哈大笑。賽金花聽了也笑起來。兩個人訴了一回別後的相思，說了一番多年的離緒。華德生便把自己的事情，怎樣的和內閣大臣的女兒結婚，怎樣的推升陸軍大將，怎樣的奉詔東征，約略說了一遍。賽金花也把自己夫死復出，重落風塵的事情，一字不瞞，告訴了華德生一遍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們餘年不見，你卻分得意，官居大將，名動全球。我就弄得這般模樣，萍飄蓬轉，重入火坑，將來還不知作何歸結。想起那以前的事情來，真個是追想當年，不堪回首！」說到這裡，不覺天良激發，打動了他的心事，一陣心酸，撲簌簌的流下淚來。華德生見賽金花忽然下淚，連忙攜著他的手，切切的安慰他道：「你不必這般傷感，我們故人相見，正該大家歡喜才是，怎麼倒傷心起來？你心上有什麼不遂意的事情，只顧和我講就是了。只要我辦得到的，無不和你盡力。」說著，便取出素巾，和他拭淚。不想這個時候，賽金花當真的把自家的心事提了起來。想著自家年紀已經將近中年，婪尾花殘，荼靡香老，春光零落，前路蒼茫，終究不是個了局。將來自己的這個身體都不知怎樣的一個歸結。想著那以前的錦繡繁華，看著這現在的風塵淪落，心上已經酸酸的要流下淚來。更兼想著以前那位殿撰公沒有死的時候，待自己也著實不差，偏偏的要這般拼命的混鬧，想起來委實有些對他不起。想到這裡，不由得天良萌現，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華德生見賽金花竟哭起來，心上分難過，連忙拉著他的手，低低的勸慰一番。賽金花觸動了真傷心，一時那裡勸得住。華德生雖然是個一刀一槍的馬上英雄，到了這個時候也被他哭得兒女情長、英雄氣短起來。

呆呆的看了一回，看著他無可勸解，只得附著賽金花的耳朵，說了無數的柔情軟意話兒，央懇他不要再哭。

賽金花見他這樣婉婉轉轉的慰勸相助，覺得自己吃了半世的把勢飯，相識的客人也不知多少，從沒有遇著這樣一個溫柔貼貼的人。就是那位狀元公，看待自己雖然很好，也沒有這樣真心體貼的。心上覺得感激非常，便拉著華德生的手，委委曲曲的淚流不止。華德生看了，知道他拉著自己的手向他流淚，是感激他的意思，不知怎樣的，也有些酸鼻起來。深深款款的慰藉了一番，賽金花方才拭淚回歡，斂悲作喜。這一夜，賽金花自然是不回去的了。年契闊，一晌溫柔。一個是南國佳人，風情無限；一個是歐洲名將，華采非常。玉漏宵沉，鳳城夜永，枕上之雲鬢斜墮，暗中之芳澤微聞，春融紅玉之酥，露漬胭脂之汁。羅帷私語，聲聲之小鳳頻呼；玉體橫陳，惜惜之檀郎欲醉。這一夜的情形，自然和別人的情景不同。

到了明天，華德生和賽金花說，中國派了議和大使洪理章前來議和，剛剛營裡頭沒有精通中國文字的翻譯，要請賽金花當個翻譯的文案。賽金花覺得有趣，便一口應允。從此以後，華德生和賽金花分相得，一切事情都和賽金花商量。賽金花心中暗想：我雖然是個妓女，卻究竟是個中國人，遇著可以幫助中國的地方，自然要出力相助。便趁勢勸華德生不要虐待中國人，又勸他把以前監禁的中國官員，只要不是團匪的頭目，都釋放出來，叫他們照常辦事，華德生一一答應。這個消息傳了出去，大家哄然一聲，都知道賽金花是華德生的膩友，賽金花說的話兒，華德生沒有不聽的。更有許多無恥的中國官員，鑽頭覓縫的來尋賽金花的門路。賽金花覺得甚是好笑，一概不去理會他們。遇著那無關緊要的事情，也對華德生說一下子，卻是不說便罷，有說必應。

賽金花在華德生那裡一連住了幾天，想著自己家裡的事情，這幾天自己沒有回去，狠有些不放心，便和華德生說了要回去料理一下，耽擱一兩天再來。華德生自然答應。賽金花便辭了華德生，回到自己院中料理了一回院裡頭的事情。那幾個討人便對賽金花說：「這幾天裡頭，來問信的人一起一起的不知多少，都問說幾時回來。」賽金花正待根問，忽見一個從上海帶來的娘姨叫做銀姐的，笑嘻嘻的手裡拿著一個手本走了進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倪倒一逕聽見過歌，到堂子裡向來要用啥手本格，阿要託異仔點。」賽金花聽了，心中明白，知道又是要走他們路的人。

原來賽金花自從遇見了華德生以後，那班中國的無恥官員，凡是拿著手本來見華德生的，一定另有一個手本，和賽金花請安。賽金花見得多了，司空見慣，不以為奇，順手接過手本來一看，只見上面的幾個字兒卻寫得比眾不同，端端楷楷的寫著「沐恩工部郎中卜藹廉」的九個字兒。賽金花看了倒不覺呆了一呆，暗想他是個工部官員，我又不是他的堂官，他又不受我的統屬，怎麼平空的寫起「沐恩」的兩個字兒來？吃把勢飯的人，雖然也有人來上手本稱沐恩，真是個有一無二的奇事。

正在沉吟，只聽得銀姐說道：「格個就是舊年仔一逕來浪倪搭吃酒格、大人呀，啥格拿仔格手本，叫倪拿進來撥耐看。倪叫俚自家進來，俚倒說定規勿肯呀。倒搭倪說嚙撥實梗規矩格，要耐叫俚進來末，俚好進來，耐勿叫俚進來，俚勿好進來格。」

帶仔格紅櫻帽子，拖仔格花翎，海外得來，勿得知啥格事體，倒說搭耐換仔格名字，叫耐啥格宗脫牽太太。倪說大小姐勿姓宗嘛，耐阿是弄錯哉。俚倒說耐勿曉得格，請仔宗脫牽太太出來，有要緊閒話要當面講。耐想阿是少有出見格事體？」

賽金花聽了，想起去年的那位卜部郎來，著實在京城裡頭鬧了幾個月，和自己有過相好的。想著他用那「沐恩」的兩個字兒，大約就是指著和自己有過相好的緣故，倒不覺面上微微的紅了一紅，對著銀姐啐了一口道：「俚是倪搭格熟客呀，耐叫俚進來末哉。啥格實梗神妖鬼怪，幾幾化格七搭八搭介，真真氣數得來！」銀姐一面走出去，口中咕嚕道：「倪本底仔叫俚自家進來，俚定規勿肯呀。」走到外面，只見那位卜部郎還直挺挺的站在那裡，垂著兩手，低著個頭，靜靜的等候傳見。

見銀姐走過去，推了他一把道：「倪大小姐請耐進去，勿要來浪假癡假呆哉！」卜部郎得了這個吩咐，連忙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「嚙」，跟在銀姐後面，循規蹈矩的一步一步的走進去。

到了賽金花臥房裡面，賽金花立起身來，含笑相迎。見他果然穿得衣冠濟楚，翎頂輝煌，更兼袖手低頭，鵝行鵝，好象參見上官的一般。便向他笑道：「耐啥格事體著好大衣裳，跑到倪搭來呀？阿有啥到堂子裡來白相，著仔大衣裳來格？耐格人阿要伉。」賽金花一面說著，便伸手去拉他，想要叫他脫了衣服，再說別的話兒。

那裡知道，這位卜大人見了賽金花伸手要拉他，嚇得連連倒退，口中說道：「沐恩今天特地專誠來和總統憲太太賀喜的。」說著不由分說，早已雙膝跪下地去，恭恭敬敬的叩了四個頭。賽金花見他平空叩起頭來，出其不意，著實吃了一驚，連忙笑道：「卜大人，耐算啥呀，撥別人看仔，難為情格呀！」說著急急的伸手去拉他，卻那裡拉他得起？賽金花見拉他不起，沒奈何，只得自己也跪下去還禮。那位卜大人還連連的說道：「總統憲太太，怎麼這般客氣？」賽金花起先見他無故的跪下叩頭，已經覺得分好笑，卻還勉強忍住了不笑出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再也忍不住的了，不由的「格格」的笑出聲來。那幾個討人和娘姨大姐，看了這般怪相，也不約而同都嘻嘻哈哈的看著卜大人笑。

這位卜大人卻心平氣和的，沒有一些兒慚愧的模樣，從從容容的叩過了四個頭，扒起身來又深深的請了一個安，站在一旁垂手侍立，連坐也不肯坐。賽金花再三讓他坐下，他死也不肯，只說總統憲太太在上，那有沐恩的坐處。賽金花道：「耐定規勿坐，是只得倪也陪仔耐勿坐格哉。」卜大人聽了，方才斜著身體坐下。

賽金花對他笑道：「卜大人，倪搭耐一年勿見，耐啥格變得實梗樣式哉呀？文縷縷格，客氣得來。」卜大人聽了，連忙立起身來答道：「沐恩自從受了總統憲太太的格外栽培，心上的感激一時也說不盡。如今在總統憲太太面前，那裡敢放肆？」

賽金花聽得卜大人叫他做總統憲太太，暗想怪不得方才銀姐聽錯了，認作什麼宗脫牽太太，想著，不因不由的又笑起來道：「耐格稱呼勿對嘛，啥格總統憲太太，雜格亂拌，倪懂才勿懂。耐一逕叫倪老大，故歇也叫倪老大末哉。啥格總統洛粥桶，撥別人家聽見仔阿要好聽呀。」正是：

庸奴無恥，婪英拜侍女之牀；中婦多情，都尉屈黃金之膝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